

## 六、謊言

春的手機收到陌生號碼的簡訊，是羅先生。說自己剛從國外出差回來，便渾身發冷，要春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最好去醫院做個檢查。

春到了醫院，試探性地詢問了關於病毒的問題，得知一旦被驗出感染，便要立刻通報接觸過的人及法律上的親屬，並且依病情的程度接受不同等級的隔離治療。

春毫不猶疑地小跑步離開現場，當場就在醫院裏的 ATM 領出帳戶內所有的錢。

春搭車去寵物賣場買了一大包貓糧、寵物攝影機和自動鏟貓砂機，急急回到那擁有大落地窗的套房。說明書不是春習慣閱讀的東西，花了一番氣力才把一切準備好。用剩下的最後一點力氣，春收拾了簡便的行李，包括剛到貨的《渡河入林》和之前購入的《海明威小說全集》。推開家門前春回過頭：對著已經被塞得亂七八糟無法走路的房間說了一句話：「對不起」。

一出電梯，羅先生又用那隻未見過的號碼傳了一則訊息過來：「如果不想去醫院，就先到飯店去住。有間四星級商旅是我生意上的夥伴開的，妳到那裏去好好休息一陣子。我會跟他們的人說妳是我的客人。」

客人？春看著手機噗哧一笑。

春根本不知道羅先生的職業。在約會的旅館房間和他那台休旅車之外的地方，他通常穿著哪一類的衣服，用甚麼樣的語氣與人交談，以甚麼樣的姿態站在街口？他也會搭公車嗎？在飛行途中會點酒嗎？那些有淡淡古龍水味的名牌襯衫，都是他自己挑選的嗎？

春發現自己比想像中的更不瞭解羅先生，相對之下，羅先生知道她多一些。春感激他的細心與沉默。

雖說旅館某種程度上確實就是春的辦公室，但她還未進過如此兼具富麗堂皇與破敗兩面的飯店。「紅樓夢似的……」春想著，三位服務人員立刻迎向前，應該說，衝過來，急急忙忙請春戴上醫療口罩、替她量額溫及噴酒精消毒雙手。

她不明白，已經草木皆兵了，也不是很在乎。辦理完入住手續進房後，還沒換上紙拖鞋，第一件事就是打開筆電，連上 WIFI，寫信給她的詹姆士上校。

親愛的上校

謝謝你為我著想。

我十分感激，知道在這世界的某一個角落  
有一席之地可以安身。

無關乎年紀，我想，自己不喜歡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的理由，應該是精神力如此強悍的老人，為了一條馬林魚而死，這理由在我眼中並不值得。如果他是為了寫書，為了心中翻騰的痛苦或為了愛，例如 Virginia Woolf 或海明威本人……

當然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部分，就是 Santiago 和 Manolin 之間虛構的晚餐，  
那鍋黃米飯炊魚。

我從新聞上知道了這個奇怪的流行病，它似乎會影響人類大腦中的自我認知部分，讓染病者對於自己的身體產生奇異的幻想。不是說有些女性會因為心理壓力或免疫系統失調，產生懷孕的錯覺並且出現症狀嗎？聽說這個病毒會帶來相反的效果，並且造成的影響因人而異。

我居住的城市似乎開始出現病例了，有人以為自己失去了他的小腿，一跳一跳地上街，找立委開記者會抱怨政府不發給他殘障手冊。也有人覺得自己的臉癱了半邊，眼歪嘴斜趕到醫院求診。

其實我十分好奇，如果我也罹患了，我會以為自己失去甚麼呢？

畢竟我是一無所有的人啊，除了你，和我還沒寫出來的好小說。

它會變成二十一世紀的黑死病嗎？海明威在 *A Farewell to Arms* 這樣寫：世界會殺死最善良的人，最溫柔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公平看待。

*A Farewell to Arms* 不該是一篇愛情故事嗎？海明威如此殘忍，甚至寫死了自己的初戀情人。

據說結尾有很多種，也許海明威暗自希望可以在平行時空中跳來跳去。

最後，請你放心，我已經住在防護嚴密的旅店裏面，要進來入住還得量體溫和消毒，服務人員如臨大敵的姿態使我更放心了。

我相信不會有事的。當然，如果能選擇的話，我會到你身邊去。

你的春

寄出了信，本日任務完成。剛剛匆匆忙忙的入住，除了被緊張的氣氛感染，春還沒好好端詳這棟風華絕代的「紅樓夢」。曾經叱吒風雲的四星級飯店，腳步所及之處，皆撲滿厚重的紅地毯，難道以前是集體結婚的場地嗎？春有點困惑。

恐怕是因為住房率太低，要減少電費支出的緣故。走廊的燈無論晝夜都只開了一半。春睜大眼睛，覺得自己成為夜行性動物，在二十四小時都昏暗的迷宮中穿梭。

從春住的五樓往下一層，電梯打開是華麗的宴會廳。挑高的天花板掛著許多讓人無法不聯想到《歌劇魅影》的豪華水晶燈，被紅色宴會椅圍困的圓桌，像是從玲瑯滿目的假花間長出來的。

不知道已經多久沒有人使用了。也許這些塑膠花早就轉生成為真正鮮美的花朵，蜂群藏身其中。

春突然覺得，她可以開始寫故事了。

「真的慘。」大熊躺在上鋪滑著他的手機，「你知道嗎？今天我們店裏超過一百個人來問口罩和酒精消毒液耶！當我們是藥局喔……」

「很好啊，生意興隆。」阿神在下鋪閉目養神。

「最好是啦——根本沒有人是來買東西的啊！喔喔，領包裹的倒是越來越多。」

「正常吧。不敢出門就用網拍啊。欸，我講真的，你不覺得該換工作了嗎？」

「換工作？」大熊一臉茫然。

「之後狀況如果越來越差，大家都躲在家裏，叫外送的機率應該會提高超多吧？」

「喔……好像有道理欸。」

「我已經去應徵了。你要不要一起？」阿神從床上坐起身。

看不到大熊的表情，但是可以感覺到他的遲疑，「呃……那個……我可能沒辦法喔……」

「為何？你不會騎機車喔？」阿神站起來直視一直坐在上鋪的大熊。他簡直像尊不安的羅漢，下盤維持不動但上半身扭來扭去。

「不是啦，就是……我女朋友……會擔心……」大熊吞吞吐吐，滿臉通紅。

「等等等等，我錯過了甚麼啊！」阿神大叫。：「哇哦！你也太不夠意思了吧？怎麼認識的？趕快介紹一下啊……」

「再、再看看吧。」大熊一邊推託著，倒回床上，「我睏了。」

「……好吧。」阿神雖然疑惑，還是識趣地回到下鋪躺平。

「還有，我一直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講……」大熊又突然開了口。

「嗯？我不要聽破處的事情喔。」阿神半開玩笑。

「……我要搬家了，去跟我女朋友住在一起。」

「你看天空，好像要下雨了。」妮娜望著落地窗。

「大概吧。」馬尾老闆意興闌珊地應著。他正在幫店內的盆栽澆水。

突然有一個穿著體面的中年人推開門進來，找了一個位置坐下。妮娜連忙過去招呼。

與其說是開心，老闆和妮娜的神情更像是看到鬼。自從疫情爆發以來，這間店已經整整五天沒有任何客人光顧了。店裏有一股揮之不去的低氣壓。意識到驚愕情緒的兩人，更加沉默了。

直到中年男子離開，老闆突然變了神情，鬼鬼祟祟地說：「欸，妳覺不覺得那個男的長得好像阿中？」

「誰？」妮娜抬頭，一臉茫然。

「張承中啦，Selina 的前夫啊。天啊，妳是臺灣人嗎？」

「喔……我沒有甚麼興趣耶。」

店裏又安靜下來。

「欸，馬偉翔。」妮娜第一次叫了老闆的本名，「我跟你說喔，其實啊，我從來就沒有關注過 Selina，也沒有覺得她受傷很可憐。」

「呃……」老闆一時間不知道，該先對第一次被叫本名還是後面那句「真情告白」做反應。

「因為她的臉蛋還是很漂亮啊，當初看她從醫院出來的那場記者會時，我還以為她會變得像怪醫黑傑克那樣呢。」

「妳是期望吧。」馬老闆說。此話一出，兩個人都意識到，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在店裏聊天了。

「我很糟糕嗎？我是不是變態？」妮娜沒有看老闆的眼睛。

「沒有。我只是心疼妳害怕的事情這麼多。畢竟，妳還這麼年輕吶。」

「啊？」這下換妮娜語塞。

「我答應過妳，要告訴妳《吉力馬札羅山的雪》這個故事吧。」為了緩解妮娜的尷尬，老闆自以為不著邊際將話鋒一轉：「嗯……這樣說吧，主角是一個不得志的作家，他和老婆到非洲去狩獵，不小心發生了意外，傷口感染到壞菌，只好等死了。」

「就這樣？」

「妳可不可以有耐心一點。」老闆擺出無奈的表情：「妳知道吉力馬札羅山在哪裏嗎？」

「紐西蘭？」

「喂，我剛剛不是說了，故事地點在非洲嗎。唉……算了。反正，這個作家就躺在那裏等死，妳不覺得知道死神就在旁邊，卻無能為力抵抗的感覺，很可怕嗎？」

妮娜看著老闆，沒有接話。

「他的太太還沒有放棄，一直鼓勵他救援直升機很快就會到了。但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太太身上，反而覺得這女人煩死了。這個衰小作家年輕的時候有過很多夢想，也愛過一些人。但他最後和現在這個太太結婚，是為了錢。所以他死前後悔到不行啊，看著遠處的吉力馬札羅山。」

「你不是說這是個浪漫的故事嗎？」妮娜困惑。

這下換老闆沉默。他們同時看向落地窗外，毛毛雨開始飄落

「對不起，」老闆開了口：「這間店撐不下去了。」

「我知道。」妮娜低下頭。

「其實就算疫情沒有流傳開來，店也會在一年內收掉。我一直不敢跟妳說。我有一種直覺，妳在店裏的時候比其他時間快樂。」

「有一點。」妮娜的鼻子紅了。

「兩個月前我去醫院回診，我的胃癌復發了。」

「……」

「沒事。我會好好享受接下來的人生。我要去衝浪、滑雪和爬山。整個世界都是老子的安寧病房。」馬尾老闆用力拍了妮娜的肩膀。

我亲爱的春

不要担心恐懼

海明威说过

死亡是极端残忍的事，任何人都可能死于

没有煮滚的开水

没有拉好的防蚊军靴

对我来说，死于核弹或死于续命十年的癌症

都一样

地雷 病毒

或是霍金证实了上帝不存在

都足以杀死我

你不会死

虽然听起来这个病毒

十分狡猾

我猜它长有一颗人类

的心

懂得攻击阴暗那一面

所以那些

因此失去身体 应该说

在心中以为自己失去身体的人

本来就生着病 或许严重 或许轻

总之他们自己不知道的

我保证

这下 身体不见了

人们就会将注意力

转移到不见或故障的身体

心生的病

他们就忘记

遗忘

也是痊癒的一种型态

告诉我关于饭店好吗  
我太久没有住进任何饭店  
对我而言营火旁的帐篷  
就是最棒的渡假村

我们接到通知  
神学士政权  
有下一步的行动  
身为军官即便对你  
我还是保密  
这是我的职责  
但我的确得开始移动  
也许慢慢离你近  
更近  
在那之前  
你不仅不会死  
还会越来越好  
我已经为你祈祷  
我知道你不信神  
虽然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

你的詹姆士上校

春闔上筆電，趴在典雅的木質書桌上。底下的抽屜，裝了鋼筆、尺，橡皮擦和幾張典雅的信紙，以及飯店專屬的信封。

春讓臉貼著桌面，希望可以就這樣睡去。迷茫之間，卻聽到清晰的咕嚕聲。

人類這種生物，在因為想念而悲傷時，還是會飢餓。

春拿起手機，用 APP 叫了外送。飯店以防疫的理由，已經不再提供餐食了。現在的外送也非常貼心，為選擇孤獨的現代人，加設了「到府不接觸」的選項。

腳步聲由遠而近，春知道她的晚餐來了。她等著外送員把湯湯水水放好然

後離開。通常走前，外送員會說一聲「您的餐點到了，請慢用。」暗示不想見光的客人：可以開門了。

這次不一樣。沒有任何人聲。

春感到疑惑，重新看了一下手機螢幕，確認自己按的是「到府不接觸」的選項。此時一則訊息突然跳出來，嚇了她一大跳。

「您在房裏吧？\_來自外送員 阿神 的訊息」

「可以請您開個門嗎？\_來自外送員 阿神 的訊息」

春趕緊將鎖鍊緊扣，並按下「請勿打擾」的按鈕。此時門外傳來用手機打字的答答聲，同時又有訊息跳出來：

「我只是想說說話，和誰都好。造成您的困擾很抱歉 :( \_來自外送員 阿神 的訊息」

就這樣聽著腳步遠去直至消失，春才發現自己流了淚。她不知道為甚麼。

阿神推開房門，把燈打開，發現妮娜坐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我長得醜，所以你還是比較喜歡她。」

阿神花了一點時間，才理解過來：妮娜點開了他的網頁瀏覽紀錄。

「……不是妳想的那樣。」阿神皺了皺眉頭。

「你又知道我想的是甚麼了。」

「妮娜。」阿神呼喚她的名字。雖然心底知道，已經結束了。

「告訴我，為甚麼要去偷看她的 IG？」

「……」

「你為甚麼不回答我的問題。」妮娜終於從雙膝間抬起頭來，她的眼睛好腫。

「……甚麼問題。我只是……」

「你還留著她和你的照片和信嗎？」

「不在這裏。」阿神低下頭。

「為甚麼你手上就沒有我們的照片？」

「那是因為妳說過妳不喜歡照相……」

「我想跟你照相的，可是每次我一拿起手機要拍我們，你的臉就很臭。你以為我沒有感覺到嗎？」

「不是妳的問題。是我的問題。」阿神坐下，試圖靠近妮娜一點。

「不要過來。你好噁心。」妮娜往另一個方向挪。

「我不喜歡自己的臉。」

「那你有跟她合照過嗎？」

「……有。但那是非常久以前的事情了。」阿神深深吸了一口氣，憤怒與痛苦在體內翻攪。不要逼我，他心裏想。不要逼她，他對自己說。

「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做愛嗎？」

阿神不說話。

「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天天做愛。舒服嗎？」

「可不可以不要討論這種話題？」阿神把眼鏡拿下來，手在發抖。

妮娜沉默。

「還有，我不喜歡妳把自己跟她做比較。」阿神的思緒開始混亂，這房子

裏怎麼有海風的味道。「我對妳……我知道妳對我好……」

「不要再講了。」

「對不起。」

「告訴我，我就這麼爛嗎？」

「我沒有這樣覺得！不要鬧了好不好！」有一個東西破掉了，在阿神的內裏。他把碎片吼出來，刺傷了妮娜。

妮娜摸著自己的臉，一語不發。

「……不要這樣好不好，我唱歌給妳聽……妳想聽甚麼？《慢慢阿流》？還是《阿貓想要來撒嬌》……」

「不要。」

「妳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時間？我已經很努力了，而且我正在努力。」

「我不相信你。我沒有相信過你。」妮娜把筆電高舉起來，狠狠砸到地上。

阿神恢復意識的時候，已經站在陌生的街頭了。搬來臺北幾年了，永遠有你毫無概念的神祕巷弄。他往大馬路的方向看，有一座公共電話亭。

阿神自己都不知道為甚麼，他直覺式地拿起話筒，按下「1995」四個數字。

「喂，生命線您好。」

「……」此刻有人願意聽他說話，真是太好了。

「您好。這裏是生命線。請問……？」

「欸，我唱歌給你聽好不好。」阿神真心地對著話筒懇求，「拜託……」

親愛的詹姆士上校：

是的。我不信神。

上過戰場的人，像你、像海明威

還相信上帝嗎？

無論如何，還是先為我的失禮道歉，如果我不小心挑戰了你的信仰。

我這邊的狀況似乎越來越糟糕了。

我住在一間古典而優雅的大飯店，看得出來她曾經相當重要。

想必是在經濟蕭條的時刻被人群遺忘，一直孤單到今日。

我住的房間有一扇大落地窗，可惜前方的山群被一棟蓋得更高的大樓給徹底擋住了。

夜裏我會看到一扇一扇窗戶亮起，不是每個房間裏都有人。

這樣的距離使我們恰恰可以觀察彼此。

在這個病毒肆虐的時刻，好像是最理想的狀況。

房裏有一臺四十二吋的液晶螢幕電視，我平常是不願意打開的。

那會使我想起從前和父媽媽在家共進晚餐的時光。

任何與家有關的回憶，都使我想吐。

正因為他們對我好。

偶爾我會收看新聞，會有種末世接近的感覺。

政府發言人說染病者都在他們的掌控中，

可是我會聽到飯店服務人員的耳語

說某某號房的房客可能是患者

例如她要求一天打掃客房三次，

並且堅持床單上有無數的跳蚤。

但她仍不搬離。

原來海明威是求生專家

我想他如果還活著，會躲過這場黑死病的

請你務必記得將開水煮熟了再喝，我也會注意的。

在世界變回原來的樣子，或徹底毀滅前

我懇求你，不要輕易的消失。

你的春

刺耳的電話又響了，春忍著惱怒接起來。

「您好，801 號房有一名男性訪客，想跟您這邊確認一下。」

「是我的朋友。請她直接上來吧，還有，她是女的。」春掛上電話沒多久。小鹿就推開門走進來，手中還提了兩大袋氣泡水。

「妳不知道現在這個東西漲到多可怕……」小鹿氣喘吁吁把氣泡水放下，「冰箱在哪裏？哦，我看到了——」

「妳變漂亮了。」春仔細打量著小鹿。

「有嗎？倒是妳，多久沒吃飯了？欸，這裏其實還不錯嘛——雖然從外面看是有點詭異……」看著小鹿對房間的擺設好奇地東張西望，春想起自己第一天去小鹿房間也是一樣。

「妳有每天去幫我看抓抓嗎？」小鹿是唯一有春租屋處備份鑰匙的人。

「有啊，可是她都不太理我。妳還說抓抓很親人！」小鹿嘟起嘴。

「她親我啊。」春說著，臉上卻沒有歡欣的神情。

「……怎麼了？妳還好嗎？」小鹿察覺了春有心事。

「我覺得我要失去他了。」春說。

「為甚麼妳會有這種感覺？」小鹿一屁股坐在潔白的床單上，雙手抱胸。

「我不知道。我不想想……」春搖搖頭。

「我好像知道為甚麼啊。」小鹿突然語重心長。

「因為妳比我還知道我啊。」春輕笑。

「不是。是因為一旦開始放在心上，就會越來越重。不再輕盈了，又寧可背著沉重的行囊。大概是這樣的感覺吧？」

春沒有回答。

「春，我問妳，妳現在還能跟不愛的人上床嗎？」小鹿直視著春的眼睛，「回答我。」

「為甚麼問這個？我不想談——」

「我戀愛了。但他不能接受我的身體。我要變性。」小鹿打斷春。

「……」春睜大眼睛。

「如果妳不知道要接甚麼話，就不用勉強了。」小鹿微笑，但她並沒有真的在笑。「春，我終於明白那種感情了。想到他，我就好想死，又怕死。如果之後我們兩個角色調換。拜託妳不要幫我叫救護車。」

她們都笑了。

一天一天過去，春發現自己被困在這棟紅樓夢裏了。

一個人在房裏待久了，春漸漸習慣赤裸著身體走動，節省洗衣服的次數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她想接近完全的自由。

「自在」、「舒適」、「清爽」，這不就是所有女性生理用品廣告的口號。要女人從她們的繭裏出來，鼓勵她們從處子變成脫兔。

春想起曾經有個「男朋友」，把她抱到旅館的落地窗前騎她，要她對著窗戶裸露身體，最好能讓外面的人看見。那是甚麼時候的事？春怎麼樣也想不起來，只記得當時的她為了配合男方的體位。小腿還因此抽了筋。對面的人。

春決定寫日記給詹姆士上校。

親愛的詹姆士：

你好嗎？我很好。

我仍住在這間巨大但越來越空曠的飯店裏面。

一開始，每個樓層的電梯旁都還放有迎賓水果盤，有時候我就拿走一顆蘋果或加州蜜李。

後來漸漸變成了香蕉和小番茄。

最近，小番茄也越來越少，今天我發現水果盤已經不見了。

書桌抽屜放著聖經、佛經和可蘭經，我有時候會隨機拿出一本的其中一頁來讀。

上校，或許這裏是我的戰地。801 號房。

我駐守在落地窗前，窺探住在對面大樓的敵人們。

偶爾有些身影在陽臺出沒，或許是晾衣服或許是抽菸，都只有一下下。

不知道敵人們，有沒有看見我的裸體？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間房的燈永遠維持一樣的亮度，像是把永晝給框了起來。無論我幾點醒來，那間房都未曾熄燈。

有時我會看到一個男人在陽臺站著，但因為背光的關係，只能依稀分辨輪廓。

如果你都好，請回信。

你的春

過了一個星期，沒有任何回應。春又寄了一封信。

嗨，上校

從很小的時候，我就開始失眠。

我爸媽會嚇我，說入夜以後，巨大的怪物將降臨城市，牠會在城市裡逡巡，從一扇一扇窗戶窺探房間，檢查小孩有沒有躺在床上乖乖睡覺。

我聽了，只覺得大怪物好可憐。

如果整座城市的小孩子都睡著了，可是牠只是想說說話呢？

大怪物可能沒有同伴。很有可能

於是從很小的時候，我就開始失眠。

我希望有一天能夠看到怪物的眼睛。

你的春

這封信寄出沒多久，春的手機就響起新郵件的通知音效：

亲爱的，

你知道我在阿富汗当医官我以我职业为荣

但是我已爱上你

我向美国军方提出离开要求

他们要我缴交两万美金

离境保证金

亲爱的你知道抛弃军人身分

十分困难 但我已决定和你共度一生

如果你想见我

请帮忙汇款到附件提供的帐号

这样我很快就能离开阿富汗

我会马上去见你

或是买机票给你 你飞过来加州

我们结婚

如果加州住不习惯

我在加拿大的蒙特罗

也有一栋房子  
大草坪让我收养的退役狼犬快乐  
他们很乖  
你会喜欢他们  
你会快乐

詹姆士上校

看完信後，春吐了。她知道**真正的上校**被帶走了，被神學士政權給綁架了嗎？

如果我有錢就好了。不管他或他們是誰，想要從我這邊奪走甚麼都沒關係，我只要「真的」詹姆士回來陪我，即便只是通信。

春苦惱了好久，用手指敲著落地窗的玻璃，敲到指關節都發紅了。

春依循著手機紀錄，撥號給之前自稱是羅先生的那隻陌生號碼：

「您撥打的電話無人接聽。如不留言，請掛斷。快速留言，遍聲後請按井字鍵。」

「您撥打的電話無人接聽。如不留言，請掛斷。」

「您撥打的電話無人接聽。如不留言，請掛斷。」

打不通。春趕緊改撥電話給小鹿。「鹿，我需要錢……」

兩小時後，小鹿一臉為難的出現在房門，「我也只有這些了。到底怎麼回事？」

兩個人把現鈔數一數，根本連一千美金都湊不齊。春還是堅持立刻去銀行臨櫃匯款。

「這個是中國的銀行帳戶。請問您是要匯給……？」戴著口罩的行員，用狐疑地眼神看著春。

怎麼回事？春轉頭向小鹿求救，小鹿卻將眼神閃避開來。

「與我交心的上校，是假的。現在寫這封信的騙子，才是貨真價實的上校。」春想不通了，又好像懂了。她躲到小鹿的身後，抓著小鹿的衣角瑟瑟發抖。

警察很快就到了現場，大部分時間都是小鹿在解釋，春則在旁邊的長椅上坐著。

「好啦，就這樣了。大家回去啦。」警察搖搖頭。「跑走的病人都抓不完了，還來這種事，真的是……」抱怨到一半，又突然想起甚麼似的，要另一名警員趕快到現場。

戴著口罩的警察，匆匆忙忙拿著一台相機出現。說是要幫大家合照，為局裏做宣傳。於是小鹿、銀行行員、春和率先到場的警察，站成一排，由小鹿舉著「防範詐騙人人有責」的海報。「欸，各位口罩記得拿下來啊。」按下快門前，警察又提醒一次。

負責攝影的警察說「一、二、三——」的那瞬間，春感覺到自己的臉部肌肉用力抽了一下。

回到飯店，春在門口對小鹿說：「對不起」。旋即把門關上，拉上鍊條、按下「請勿打擾」鍵。

春抽起房卡，拿起電話。

永夜降臨了她的房間。

有一瞬間她突然想起那個外送員。只有一瞬間。

她自由了，全身無力但滿心歡喜。躺平在床上，躺久了有尿意，懶得起身走到廁所，索性直接在床上解放。

她從未如此自由。

消防隊和旅館人員一起破門，一堆人七手八腳把春抬離那張沾滿嘔吐物與屎尿的床鋪。她閉著眼睛，又是救護車的聲音。我不記得我自殺了啊。春想。

當春看到家人氣急敗壞的出現在急診室，她知道她自殺成功了。

我，春，將成為這個體面的家族中，永不見光的秘密。

「謝謝……我還是不相信……好好的孩子，出國玩一趟變成這樣……」媽媽在門外對著手機嗚咽，春聽得一清二楚。進來病房後，媽媽紅著眼睛心疼地望著春，同時記得與她保持衛教手冊上宣傳的、至少一公尺以上的距離，彷彿春真的染上病毒。

「妳會好起來的，我們會等妳好起來。」在媽媽口中成了「帶原者」的春，終於理所當然地，被徹底隔絕於社會之外了。

住進隔離病房前，小鹿帶著新交往的男朋友來看春。當小鹿捧著一盆漂亮的鹿角蕨，得意地對春說：「這是我的男朋友，他叫熊熊。」時，那高高胖胖的男生，臉上明顯閃過一絲猶疑。即便如此，春仍然感到暖意。她完全想不起來，自己上次自然的微笑是因為甚麼情況了。

小鹿捏了捏男友的臉：「就跟你說要去做雷射……真的啦，你這種程度，只要打個五六次，就會從月球表面變成水煮蛋哦！」

男友只是小聲抱怨：「哪有人帶這麼重一大盆甚麼蕨來探病！正常都是帶花來吧？」

「沒關係，我不喜歡花。」春連忙打圓場。

一陣沉默後，小鹿開了口：「欸，春。等妳出院了，就來跟我們一起住吧。我跟熊熊打算要搬到靠近山的地方，找一間寬敞的房子租。我希望妳能來，熊熊也有一個朋友，如果四個人分房租會便宜很多，大家一起生活也比較……」

「為甚麼？」春明知故問。春知道小鹿在害怕，那個熊熊也在害怕。在場的所有人，都已經過了說要去看海就騎上機車狂飆的時期。不只如此，還有一些更重要的、不致命但無法取出的砲彈碎片，藏在各自心中最深的房間。

「我把妳當成家人。」小鹿抬起頭來看著春，這是春第一次覺得小鹿變無聊了。不再是守護著她的溫柔神獸。失去魔法護身的小鹿，遲早有一天會踏進獵人設下的陷阱。

春閉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不要說那種話。妳知道，是「家」這個字把我變成現在這樣。」

「對不起。」小鹿抿嘴。那個叫熊熊的大男生，輕輕拍了小鹿的背。

大熊搬去和他那在 Tinder 上認識的女友後，整間屋子安靜得刺耳。

阿神開始到網咖包廂過夜，只有感覺到陌生人在旁邊，他才有辦法勉強入睡。

又是那個夢。在船上的阿神，不小心釣起一隻人面魚，那被魚鉤穿破的臉皮，發出非人的尖叫聲。痛的卻是阿神，他發現血水從自己的嘴裏一直冒出來。他會痛死。他想。原來人真的會痛死。

眼前的視線逐漸模糊，但阿神想起來了，這支人面魚，不就是他一直在找尋的偉哥嗎？阿神咬著牙忍住痛楚，連忙拉他上來。滿地都是血，不知道到底是偉哥的，還是阿神自己的。他直覺要打 119 叫救護車，才想起來，這可是汪洋大海的正中央。

「喂？你好？」

阿神的夢，被隔壁包廂接手機的聲音中斷，他坐起身，心跳得很快。那些在小島的回憶，從四面八方向他襲來。

是他殺了他的好朋友。奉長官之命又怎麼樣。是他殺了偉哥。

離開凱瑟琳咖啡店之後，妮娜換了幾次工作。大部分都跟網拍服飾有關。在疫情猖獗的時候，無謂的網路購物成了人群的鎮魂儀式。

這座本來很擠的城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了。妮娜在處理雪片般飛來的訂單時，心裏默默想著。

偶爾有些訂單會指定送貨到府，對顧客的好處就是當場試穿當場退。不需要再自己跑超商或郵局寄貨回去。主要也是害怕暴露在公共場合的風險。看看

路上，已經成了一座鬼城。

願意接受送貨到府的賣家，自然可以理直氣壯把價格抬的比別人高，畢竟一聲招呼都隱藏了巨大的危機，感染了不是開玩笑的。

妮娜一點都不害怕。被客人問了很多次原因，她只是笑笑：「我不知道」。

偶爾她會想起馬尾老闆。如果老闆能夠染上病毒，相信自己的胃癌不見了，該有多好。

有一天妮娜照常送貨到府，開門的人是小愛。

妮娜站在原地，沒有辦法動彈。

眼前這個憔悴又疲倦、大腹便便的女人，旁邊的男子是個禿頭。

她原本幻想過這一天的，她以為此刻她會希望阿神也在場。

「呃，您好，請問是張允愛小姐嗎……跟您確認一下購物清單……」

妮娜完全被小愛的臉給征服了。一個素顏、水腫、染成不均勻的棕色，還夾雜著白頭髮的美人。這才是真貨。

妮娜不明白一個女人要怎麼身兼憔悴與風姿卓越。或許這就是女神。

送完貨離開小愛家。妮娜鬆了一口氣，這是虐戀了。

她知道自己不需要再整形、不會再受傷害了。她永遠不可能從小愛給予的詛咒中解脫。到死為止都不會。

明白自己會永遠被這份愛包圍，妮娜從此能夠抬頭挺胸了。

郭醫師來看春。兩個人沉默對坐。

「妳還想寫作嗎？」

「……」春眼神空洞。

「把自己變快樂吧！那些傷害妳的妳都會記得，但是妳會變快樂。」

「可是，那我不是成了怪物嗎？」遲疑了幾秒，春問。

「大人都是這樣活下來的。」郭醫師說。「妳可以的。相信我們。」

在接受電痙攣療法的前一晚，春夢回初次見到抓抓的那一天。

抓抓，躲在巷子裏的嬌小身影。不止一隻。

抓抓生了好多隻小貓，

走近一看，每隻都是「壞的」，有的獨眼、有的少了一隻腿。

春知道是她沒有照顧好那一窩小貓。她在貓群中尋找抓抓的身影，但是還沒找到就被陽光曬醒了。

醫護人員正在幫春接上電擊片，就靠在頭的兩側顳部，然後幫春在電極片語與皮膚的接觸面間塗抹電膠乳液。「這樣可以避免妳皮膚輕度灼傷。」郭醫師睡眼惺忪地說。

春的嘴巴被撐開，塞入了口腔固定器。她記得她咬過類似的東西，是被某個男朋友玩到大便在床上那一次。

郭醫師說：「放輕鬆，讓我們作一場好夢。」

春想著一定要跟抓抓好好說聲對不起

如果在夢裏沒有找到抓抓，她不可以醒來。